

世 · 界 · 文 · 学 · 名 · 著

# 奥 拉 斯

乔治·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 奥 拉 斯

〔法〕 乔治·桑 著

罗国林 译



名著

GEORGE SAND

Horace

---

据 *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,*  
*Moscou* 1959年版译出

奥 拉 斯

责任编辑：管筱明

装帧设计：彭 一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1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69,000 印数：1—17,500

ISBN7—5404—0714—X

---

I·569 定价：5.10元

最令我们爱的人，并不总是我们最崇敬的人。心灵的柔情，不需要仰慕与热情去把它唤起，而是以平等感为基础的。这种平等感使我们在交朋友时，总是寻求与自己一样的人，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和弱点的人。崇敬所包含的是另一种爱，一种与时时刻刻形诸于外的亲密感完全不同的爱。这种亲密感人们称之为友谊。一个人不爱自己所仰慕者，我对之没有好感；一个人仅仅爱自己所仰慕者，我对之更没有好感，以上这些话仅仅是对友谊而言。爱情则完全是另一码事，它是仅仅靠热情而存在的。爱情是一种敏感而炽烈的感情，凡有损于其敏感而炽烈的任何东西，都会使爱情凋谢枯萎。但是，在人类的诸感情之中，最美好的感情，即不仅能从伟业和英雄行为中汲取力量，而且能从患难与挫折中汲取力量的感情，我们一生中任何年龄都能具有的感情，从我们情感初萌时就在我们心里滋长起来，与我们的生命一样久长的感情，能够使我们生命的价值倍增、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延长的感情，能够在自身的余烬上复燃、破裂之后能够重新建立起来，并且和往昔一样亲密、牢固的感情，——这种感情，唉！诸位都一清二楚，不是爱情，而是友谊。

倘若在这里我把自己对友谊的想法和见解——阐述出来，那么，我就会把准备对诸位讲的一个故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而且我这本书就会写成包括好多卷的大部头论著。但是，在当今这个时代，友谊已经很不时兴，几乎和爱情一样难以寻觅，我的论著很可能会读者寥寥。因此，我只好满足于上面说的这些话，以之作为我的故事的开场白。我要对诸位讲述的，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故事。他是最怀念的一位朋友，而且他的生活曾一度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，不过，他绝非我所有的朋友之中最完美无缺、最出类拔萃的一位。恰恰相反，他是一位有着许多缺点和怪癖的小伙子，在某些时候，我甚至蔑视和憎恨过他。然而，对于他我却抱着最强烈的、难以抑制的好感。这种好感前此我从未有过的。

我的朋友名叫奥拉斯·杜孟泰。他的父亲是外省一个薪俸为一千五百法郎的小职员，但所娶的乡下妻子继承了约一万埃居遗产，所以总共得到——正如常言所说的——三千法郎年金。老杜孟泰的前程，换言之，即他的晋升，取决于他的工作和健康状况，同时取决于他的品行是否端正，就是说，不管政权怎样更迭，社会如何变化，能否始终盲目地奉公守法。

我这位朋友的父母杜孟泰夫妇，鉴于自己的地位极不牢靠，家境之小康也十分有限，便决心让他们的儿子去受所谓教育，就是说，他们把他送进一所私立中学，让他一直读到毕业，然后又把他送到巴黎，让他进高等专科学校，指望他不要多少年就能成为律师或医生。对于这一点，任何人都不會感到意外的。我之所以说任何人都不會感到意外，是因为凡处于类似地位的家庭，多半都存着奢望，梦想为其子嗣缔造一个独立的生活。独立，或者说这个华而不实的词所代表的东西，乃是地位卑微的小职员们的理想。他们受够了贫困之苦，而且经常地，唉！倍受屈辱，因此，不可能不希望让后代摆脱他们的处境。他们以

为自己周围撒满了各种各样的好运气，只需费俯身之劳，便能给家寨掇得一个锦绣前程呢。人总是想往高处走。正是靠着这种本能，社会的大厦至今尚未倒塌，这实在令人吃惊，因为这座大厦如此脆弱，社会又如此不平（等），而它居然支撑了这样久！

在一个少年为摆脱贫困而可以选择的各种职业中，当今的父母绝不会满足于为之选择一个最低微，但最可靠的职业。贪慕和虚荣总是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周围有那么多飞黄腾达的榜样啊！君不见，形形色色的奇才，甚至庸才，从社会的最底层，爬到了最上层的位置？因此，杜孟泰先生对老伴说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奥拉斯不能像某某、某某等许多人那样取得成功呢？那些人的天分和勇气，都赶不上我们奥拉斯呀！”杜孟泰夫人听丈夫说要让儿子去闯一番事业，觉得要付出牺牲，便有点吓坏了。但是，怎么能够断定，自己的儿子不是空前的绝顶聪明、得天独厚的奇才呢？杜孟泰夫人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正直而头脑简单的女人，她对事物的见解，不可能超出她所受的教育所允许的范围。可是，在她的视野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，还存在着偌大个陌生的世界，她只有通过丈夫的眼睛才能看到它。当她听到丈夫说，自从大革命以来，法国人在法律面前已经人人平等，凡是有才能的人，都可以冲出大众阶层，青云直上，只不过比那些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，要多费些力气罢了，她就被这些偏见说服了，因为她害怕自己被视为落后顽固分子，与她所出身的农民阶级一般见识。

杜孟泰先生打算做的牺牲，足足要花掉他们全部收入的一半。他说：“我们俩加上膝下的女儿，节俭点过日子，一千五百法郎就过得去了。拿出余下的钱，即我的薪金，我们可以供奥拉斯去巴黎上学，宽宽裕裕地上几年。”



一千五百法郎，可以供奥拉斯·杜孟泰这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，在巴黎宽宽裕裕地上学！杜孟泰夫人是不怕任何牺牲的。只要对儿子有好处又能使丈夫高兴，这个高尚的女人就是吃黑面包、打赤脚也心甘情愿。但是，要把她自结婚以来积攒下的万把法郎一下子花掉，她还是感到心疼。对于不了解外省人那种省吃俭用的生活，不了解家庭主妇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打细算的本领的人来讲，在三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中，居然每年能积蓄数百埃居，而又不使丈夫、儿女、用人和禽畜饿死，这简直是奇迹。但是，凡是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或深入了解过这种生活的人，都知道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没有才能、职业和财产的家庭妇女，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维持家庭的生计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发挥这种奇特的本领。一方面勒紧自己的裤腰带，另一方面从家庭的必要开支中东克扣一点，西节省一点。这样的生活无疑是凄惨的，没有怜悯，没有欢乐，枯燥乏味，没有任何人来关心。但在富人们眼里，这是无关痛痒的事。因为他们认为，社会财富的分配已经非常公平合理！每当议论到小资产者时，他们便说：“要是那些人想和我们一样培养自己的子女，那就让他们勒紧裤腰带吧！要是他们不想勒紧裤腰带，那就叫他们为我们培养工匠和苦力！”从社会权利的角度看，富人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，但从人权的角度看，请上帝来评判吧！

“为什么，”穷人们躲在凄凉的家里问道，“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与那些大工业家和贵族的孩子平起平坐呢？教育可以导致人与人之间平等，而上帝叫我们为实践这种平等而奋斗！”

正直的父母们，总的来讲，你们说的有理，永远有理。尽管你们的希望常常以惨重的失败而化为泡影，但是可以肯定：我们在达到平等的进程中，还要凭着你们正当的雄心和天真的

虚荣心这条道路，走很长时间。不过，当权利和机会的均等实现之日，当所有人在社会上都获得应有的地位，他们的生活不仅确保无虞，而且变得有意义，变得富足之时，我们完全可以指望，每个人都将在自由、平静的气氛中，更加理智、更加谦虚的权衡自己的能力，对自己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。这一点，在目前这种惶惶不安和激烈斗争的狂热气氛中，是做不到的。我坚定不移地相信，总会有那么一天，青年们绝不会人人都决心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第一号人物，达不到目的就饮弹断送卿卿性命。到那个时候，人人都享有政治权利，行使这种权利被视为每个公民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，因此完全可以想象，人们再也不会怀着难以抑制的名利欲，去政治职业中钻营。而今天，人们都垂涎三尺地往政治职业里挤，因为除了高人一等的、治理人的职业，别的职业他们一概不放在眼里。

话说杜孟泰夫人原来打算用自己积攒的一万法郎，给女儿置办嫁妆的，现在不得不拿出来，供儿子去巴黎上学。至于奥拉斯的妹妹卡米儿的嫁妆，只好靠以后节衣缩食另行筹措了。

这样，十九岁的中学毕业生奥拉斯，带着一千五百法郎学费，来到繁华的巴黎，成了法学院学生。当我在卢森堡公园旁边一家小咖啡馆里认识他时，他已经在巴黎学习了或者说算作学习了一年。我们每天早晨都去那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并阅读报纸。奥拉斯彬彬有礼的举止，开朗的性情，热情而温和的目光，一见面就赢得了我的好感。年轻人遇上了年轻人，很快就能成为朋友。只要连续几天在同一张桌子边就坐，彼此说几句礼节性的话，那么，一旦遇到阳光和煦的早晨，两个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便会相互交谈起来，并且一谈就没完没了，竟至从咖啡馆里一直谈到卢森堡公园里的幽径上去。这恰恰是在一个



春意暖人的上午，我和奥拉斯之间发生的事情。外面郁金香花盛开，咖啡店漂亮的老板娘普瓦松夫人坐在柜台前，阳光照在漆成黄铜色的桃花心木台面上，闪烁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的光芒。我和奥拉斯手挽着手，一边聊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地到了卢森堡公园里的大水池旁边。两个人胜似一对老朋友，其实彼此连对方的姓名还不知道呢。因为，虽然我们所交换的对一般事物的看法，出其不意地使我们相互接近了，但彼此都还没有摆脱矜持的态度，而恰恰是这种矜持态度，使有教养的人产生相互的信任感。那天，我所了解到的奥拉斯的全部情况，就是他是法学院学生；奥拉斯所了解到的我的全部情况，就是我是学医的。他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；仅仅问过我是怎样看待自己所献身的这门科学的。我呢，也仅仅向他提出过同一个问题。“我佩服你，”在分手的时候，奥拉斯对我说，“或者不如说，我羡慕你，因为你在工作，没有虚掷光阴，你热爱科学，充满希望，向着既定的目标一往直前！而我呢，所选择的道路是这样不同，我根本不想坚持走下去，而一心一意想离开它。我厌恶法律，它只不过满纸谎言，违背上天的公道，违背永恒的真理。这些谎言，如果有一个逻辑系统把它们归纳起来还好呢！可是相反，这是一些令人发指地互相矛盾的谎言，其目的，是让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卑鄙手段去干坏事！如果有哪个青年人认真对待这套歪理，我就宣布他是个无耻或荒唐的家伙，我就蔑视他，憎恨他！”

奥拉斯慷慨激昂地谈着。他那种慷慨激昂令我欣赏，然而不能排除里面有某种事先酝酿成熟的成分。听着他这番言辞，我觉得他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已经不是头一回这么谩骂了。这样的谩骂能脱口而出，说明他不可能没有

事先思考过。请原谅我这种毫不掩饰的奇谈怪论吧。不过，读者要是不理解我这些话的意思，就很难窥透奥拉斯这个人的性格。我反复研究过他的性格，还把握不准其特点，很难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呢。

奥拉斯是矫揉造作和淳朴自然的混合体，二者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竟至无法区分他的哪些表现矫揉造作，哪些表现淳朴自然。这就好比做某些菜肴或配制某些香精的情况一样，一旦做成之后，味觉和嗅觉再也辨别不出各种不同的原料，我曾经看到，有些人与奥拉斯一接触就非常讨厌他，认为他自命不凡、夸夸其谈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；另外一些人一见面就被他迷住了，再也不愿离开他，认为他单纯天真，无拘无束，世间简直找不到第二个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两种人都错了；或者毋宁说，这两种人都有道理：奥拉斯是一个自然而然地矫揉造作的人。诸位难道不曾见过这种素质的人？他们带着矫饰的性格和举止来到世界上，好像终生在扮演某一个角色，而他们一本正经地表演的，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一生的悲剧。这是些自我模仿的人。他们感情奔放，天生地热爱伟大事物。即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平淡无奇，他们的激情仍不乏浪漫色彩；虽然他们的表演才能并不高明，他们的想象力却是没有止境的。因此，他们老是披着他们想象中那个角色的外衣。那个角色就是他们本人，因为那个角色是他们的理想，是他们的作品，是他们的原动力。真实的人和理想的人并存着。就好比我们站在一面从中间断裂成两半的镜子前面，看到镜子里我们自己的两个形象一样，这个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两个形象。这两个形象不可分割，然而又明显地不同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“第二天性”一词的含义，这个词已成为“习惯”一词的同义词。

奥拉斯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如饥似渴地需要在世人面前显示他的全部优点，因此无论思想还是外表上，他总是把自己装扮得与众不同。这种每日每时的自我装扮，似乎得到了他的天性的帮助。他外表漂亮，而且时时刻刻有着风雅、活泼的举止作为陪衬。他在衣著和举止方面的情趣并不总是无可挑剔的，但是不管什么时候，一个画家总是可以从他身上发现某些值得摄取的特点。他个儿很高，体态匀称，健壮而不粗笨。他的面部轮廓俊美，使得他的脸显得异常高贵，然而并不高雅。这二者是颇有区别的。高贵是天性的流露，高雅则是艺术的产物，前者是天生的，后者是获得的。高雅存在于某种打扮之中，存在于日常的举止言谈之中。奥拉斯又黑又密的胡子修剪得很时髦，老远就看得出他是拉丁区①的，他那一头浓密的、黑黝黝的头发，毫无约束地披散着，即使一个地地道道的时髦青年，也会设法把它压一压的。但是，当他举手在那墨黑的波浪里乱抓时，那头黑发不管被抓得怎样乱，也不会使他漂亮的前额显得可笑或者有损于前额的漂亮。奥拉斯心里非常清楚，即使他每天把自己的头发抓乱十次，也丝毫无损于他的美貌。因为，照他自己有一天当着我的面无意间流露的一句话，他的头发“长得极为出色”。他的衣著显示出某种讲究，不过给他做衣服的菜缝默默无闻，也不懂得何谓真正的时髦。但这位裁缝了解奥拉斯，总是尝试着给他把袖饰做得越来越宽大，坎肩的颜色选得越来越鲜艳，衣服的式样剪裁得越来越笔挺，坎肩的胸部弄得越来越凸起。在给其他年轻顾客做衣服时，这位裁缝从来不会这么做。奥拉斯如果去根特大街上，无疑会显得可笑，但在

①拉丁区是巴黎的大学区。——译者注

卢森堡公园里和奥德翁剧场正厅的后排座位上，他的穿著堪称最讲究，最挺刮，腰身绷得最紧，显得他最壮实，而且正如时装报刊所说的一样，最招人喜爱。他的衣服不是那种能显出翩翩风度的英国式软料子做的，然而，他的步履举止是那样潇洒，上衣的领子虽然硬挺挺的，但他仍显得那样轻松、优雅、自然，所以在这个市郊的贵族区里，那些坐在华丽的马车里或剧场前排的贵夫人，甚至妙龄女郎，在他经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顾盼。

奥拉斯知道自己长得漂亮，总是有意让别人感觉到这一点，虽然他绝口不谈自己的相貌。不过，他时刻关心着别人的相貌，一眼就能细致入微地捕捉到人家的每一个缺陷和难看的特征，并且冷嘲热讽地评头品足，自然而然地引导你在内心里拿他和被他嘲笑的人做比较。在这方面，他是刻薄的。由于他的鼻子生得秀气，眼睛长得俊美，因此，凡见到有鼻子生得难看，眼睛长得平庸的人，他就竭尽挖苦之能事。他对驼背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怜悯感，每次他指给我看一个驼背时，我总是不由得天真地回过头，以解剖学家的眼光打量他的脊梁。他的脊椎因为不可言喻的得意感而微微颤抖着，虽然他脸上的笑容里，对自己健美的体型这一小小的优点，并没有流露出些许的沾沾自喜。倘若看到有人睡觉的姿势不舒展，不优美，奥拉斯一定会头一个捧腹大笑。所以，当他在我们家借宿时，我禁不住注意他的睡态。他总是把一只胳膊弯曲着枕在后颈之下，或者随意地伸开搁在头上，恰似古典雕像一般。正是这种明显地带有孩子气的观察，使我理解了前面提到过的奥拉斯那种自然而然的、亦即天生的矫揉造作。即使睡觉的时候，既没有旁人在场，又没有照镜子，奥拉斯也总是使自己保持高贵的姿势。我们的一位同学不无恶意地说，奥拉斯就是在苍蝇面前，也要装腔作势

的。我感谢读者能读正在写的这本书，感谢你们帮助我完成它。我希望读者能谅解上面描述的这些细节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些细节非描述不可。现在，让我回头来介绍我与奥拉斯最初的几次交谈吧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是瑞典人，生于1874年，在瑞典的哥德堡长大。他毕业于哥德堡大学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。他曾在哥德堡大学任教，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。他是一位著名的瑞典作家，他的主要作品是《奥拉斯》、《奥拉斯的日记》、《奥拉斯的回忆录》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在1914年移居美国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他的主要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在1914年移居美国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他的主要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在1914年移居美国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他的主要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在1914年移居美国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他的主要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奥拉斯·布隆斯泰特在1914年移居美国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。他的主要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他的作品在瑞典和国外都享有盛誉。

## 二

第二天，我问奥拉斯，既然他如此厌恶法律，为什么不改攻别的学科。“亲爱的先生，今天只有一种万事亨通的职业，就是当律师呀！”奥拉斯胸有成竹地对我说。那种成竹在胸的口气，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，而像是模仿一个具有四十春秋生活经历的人在说话。

“你所说的万事亨通是何所指呢？”我问。

“目前吗，”奥拉斯答道，“就是可以当议员。不过，你等着瞧好了，以后肯定还会有其他利益可图。”

“噢，你指望再发生一次革命吗？但要是不会再发生革命，你怎么争取当议员呢？你有财产吗？”

“不能完全说有，不过我肯定会有有的。”

“好极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只需弄到一张毕业文凭就够了，并不需要真的去当律师。”

我真诚地相信，他既然如此自信，肯定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在等着他。奥拉斯既不敢将错就错，向我证实确有其事，又不愿意马上消除我的误解，犹豫了片刻才说：“为了获得声誉，律师还是应该当的。要不了两年，就会因为显示出了才干而获得议员候选人的资格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因此必须显示出才干。”

“两年？照我看太短了。再说，你要当上律师并显示出才干，至少得四年才行，而且你的年龄也没到啊。”

“下届议员选举时，取得当选资格的年龄和纳税额可能会降低的，你难道不相信吗？”

“我不相信。不过，归根到底是个时间问题。只要你有坚定不移的决心，你迟早会成功的。”

“在世界上，只需坚定不移的决心就足够了！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吗？”奥拉斯说着，脸上露出踌躇满志的微笑，眼睛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。“只要心里对将来抱定信心，起点再低的人，也可以爬到社会的顶峰！”

“我不怀疑这一点。”我回答说，“全部问题在于要克服的障碍是多还是少，而这一点只有上帝知道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。”奥拉斯说着亲切地挽起我的手臂，“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比一切障碍更顽强的意志。这种意志吗？”他使劲而响亮地拍一下胸脯，补充说，“我有！”

我们一边聊一边走，到了贵族院<sup>①</sup>对面。奥拉斯似乎就要成长为神话故事中的巨人<sup>②</sup>。我悄悄地打量了他一眼，发现他虽然过早地蓄起了胡子，但圆胖胖的脸庞说明他尚未成年，而他这种情怀激荡的鸿鹄之志，更令人觉得与他的年龄不相称。于是，我问道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你猜吧。”奥拉斯微笑着说。

“差不多，你有二十五岁了。”我说，“但实际上你可能还不到二十岁。”

“不错，我的确不到二十岁。但你想由此引出什么结论呢？”

“我想，你真是个天才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即参议院，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称为贵族院，位于卢森堡公园里。——译者注



“你的意志形成才不过两三年吧，因此它还是很幼稚，很脆弱的。”

“你错了！”他叫了起来，“我的意志是和我一起诞生的，它和我同龄！”

“智力和天性可以这样说。”我说，“不过说穿了，我估计你的意志尚未在政治职业中经受多少磨练。你不可能老早就严肃地考虑要当议员，因为你懂得何为议员恐怕为时还不长吧？”

“请你相信，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懂得何为议员了。我刚懂得议员一词的含义，这个词对我来讲就具有其种魅力。这是命中注定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命中注定该当议员的，一点不假。将来我要发表演说，要成为有口皆碑的人物！”

“好啊！”我说，“你有了手段，这是上帝赐予你的，现在你加紧学习理论吧。”

“你讲的理论是何所指？法律吗？那套歪理吗？”

“啊！何止法律！我指的是学习人文科学、历史、政治、各种不同的宗教，然后你再作出判断，进行综合，树立一个信念。”

“你是说见解吗？”奥拉斯笑着问道。他的目光咄咄逼人，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。“见解嘛，我已经有了！你要是希望我谈谈我的见解，我想，我的见解已经十分完善了。因为，我们的见解来自于我们的情感，我的全部情感是高尚的。是的，上天使我生来就高尚而善良。我不知道上帝还要我经受何种考验，但我可以骄傲地说——这种骄傲只有傻瓜才觉得可笑——我觉得自己慷慨，有力量，我觉得自己崇高。一想到其种不公正的现象，我的心就发抖，我的血液就沸腾起来。而一切伟大的事物，会使我兴奋得发狂。我觉得，我不想、也不可能从伟大事物中谋求虚荣。但是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我是天生的英雄人物！”

我忍俊不禁，不过，一直在对我察言观色的奥拉斯，并没有从我的笑容里觉察到丝毫恶意。

“你感到吃惊吧？”奥拉斯问道，“我刚刚认识你，就在你面前毫无顾忌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。这种感情，一般人即使在自己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前，也是讳莫如深的。你觉得那样做更谦逊吗？”

“不。说实话，那样做不如你这样做真诚。”

“是呀！正因为如此，告诉你吧，我觉得自己比那些伪善者好，没有他们那么可笑。那些人都是利己主义者，野心家，而且是彻头彻尾地令人憎恶的野心家。他们压抑着自己的热情，这种热情本来是会博得人们的好感的。一切坚韧不拔的思想，一切慷慨豁达的心灵，都是以热情为核心的。（否则，伟大的革命依靠什么东西进行呢？）可是，这些人却孤芳自赏，他们怕把别人吓坏，一遇到妒忌的目光，就把自己的优越感掩藏起来，而准备在他们飞黄腾达之日，再来施展他们纵横捭阖的手段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些人一心追求的是升官发财，他们只能在腐败的政权下获得一官半职。但是，那些推翻暴政的人，那些为高尚的热情推波助澜的人，那些认真而又高贵地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人，例如米拉波<sup>①</sup>、丹东<sup>②</sup>、皮特<sup>③</sup>那样的人。请你去研究一下，看看他们可曾有闲情逸致装出一副谦逊的可爱面孔！”

①米拉波(H. G. Mirabeau, 1749—1791)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。——译者注

②丹东(G. J. Danton, 1759—1794)，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。——译者注

③即小皮特(William Pitt, 1759—1806)，曾于1783—1801，1804—180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。——译者注